

中华民俗文丛

主编：刘锡诚

宋兆麟

马昌仪

⑮

山曼著

八仙信仰



中华民俗文丛

八仙信仰

山曼 著

学苑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51 号

中华民俗文丛

八仙信仰

主 编:刘锡诚 宋兆麟 马昌仪

作 者:山 曼

责任编辑:徐建军

编 辑:刘 涟

封面题字:李兴洲

封面设计:真 人

图片设计:杨 泓

出版发行: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:100036

社 址: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11 号

印 刷:三河市燕郊汇源印刷厂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32

印 张:6.25

印 数:0001—5000

版 次:199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77-0829-2/G·395

定 价:6.90 元

学苑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小 引

仙，又称“神仙”、“仙人”、“仙子”、“仙夫”、“仙公”、“仙客”，形象为老人者称“仙翁”，为女性者称“仙姑”，众仙相聚称“仙曹”、“仙众”。

何谓“仙”？通俗一点说：非神，非人，似神，似人者为仙。他们来往于神界与凡世之间，更增加了神秘感，更多了一种吸引力。

在这里，首先要弄明白仙与神、仙与人有怎样的区别。

仙与神的区别，郑士有在所著《晓望洞天福地——中国的神仙与神仙信仰》中概括为三点：第一，神是灵魂不灭的产物，由人转化为神，只能在死去以后，他们当中没有一位是生前就被当作神灵的。仙却是灵魂与肉体同时不死，并且特别强调肉体的意义，许多“换骨”、“蜕皮”的传说，结果总是“棺中不见了尸身”，强调的仍是不放弃肉体，在此处死了，在彼处重又出现；第二，神之成为神，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，本身并无成神的动机和努力。仙之成仙，处处体现着自觉的意识，总是要经过一个艰难的修炼过程；第三，神

所表现的是一种集体的人格，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，他们的行为无不围绕民众的生存而展开。仙则表现出鲜明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，一切行为（包括常见的惩恶助善、济贫救困、为民治病除妖等）都是为达到个人的长生不死。^[1]

仙与人更接近，最重要的区别在于，人是会死的，而仙是“老而不死”。世间也称非凡的人为“仙”，如“酒仙”、“诗仙”等等。唐代大诗人杜甫作《饮中八仙歌》：“李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李白虽是集“酒仙”、“诗仙”于一身的非凡人物，但从本质上说他是人不是仙。宋代的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中作过这样一段记载：“有刘潜者，亦志义之士也，常与（石）曼卿为酒敌。闻京师沙行王氏新开酒楼，遂往造焉，对饮终日，不交一言……至夕，殊无酒色，相辑而去；明日，都下喧传王氏酒楼有二酒仙来饮。久之乃知刘、石也。”刘、石堪称“酒仙”，但毕竟只是人间饮酒之非凡人物，人们开始误以为“酒仙来饮”，“久之乃知为刘、石”，还是把非凡的人与真正的仙区别开来。

仙由道教观念形成，其具体性质历代多有解释。《说文解字》释仙：“仙，长生仙去也。”《释名·释长幼》说：“老而不死曰仙。仙，迁也，迁入山中也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神仙者，所以保作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。”《抱朴子内篇》则说：“仙人，或升天，或住地，要于俱长生，去留各从其所好耳。”又说：“夫神仙之法，所以与人俗不同者，正以不老不死为贵耳。”

如此说来，人死而灵魂不死，灵魂化为人的崇拜对象的，叫做神；有灵魂有躯体但终于难免死去的是人，无论其凡与不凡；人经过修炼，达到了“老而不死”的境界，虽迁入山

中，却永留在人间，出世入世自然，天上人间往来者，就便是仙。这样的仙，在实地不用说是乌有，在信仰与传说中却几乎是无处不在。

这本小书中说的“八仙”，就是“老而不死”的一类。

“八仙”信仰的种种活动，也就在这样的仙境背景下展开。

注 释：

- [1] 参见郑土有著《晓望洞天福地——中国的神仙与神仙信仰》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9月第1版，57—59页

第一章

八仙群体的形成

得道成仙的人，自古以来，在书本上记着的，在口头上流传着的，可说成千上万。

仙境一如人间，众仙是分等级的，《仙术秘库》载：“仙有五等，法分三乘，称为仙乘：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；鬼仙、人仙、地仙、神仙、天仙也。天仙者，乃仙乘中之无上上乘，神仙为仙乘之上乘者也，地仙为仙乘中之中乘，人仙为仙乘之下乘，鬼仙为仙乘之下下乘也。”《云笈七签》载：“自玄都至京以下，合有三十六天。其次即至三境，境别有左右中三宫，宫别有：仙王、仙公、卿仙、伯仙、大夫。”神仙之有职位者，也称“王”、称“官”，名为“仙王”、“仙官”。但是，在这诸多大大小小，上上下下的仙众之中，若以在人间的知名度排列先后，则“八仙”应是稳居榜首，仙中之“大王”、“大官”虽可以不服，也只能望榜兴叹。

民间传说的道教神仙有“上八洞”、“中八洞”、“下八洞”三组。

“上八洞”神仙是东方朔、长眉大仙李长庚、云梦山王禅

老祖、王敖、金眼毛遂、白猿、杨二郎、李太白。

“中八洞”神仙是铁拐李、汉钟离（钟离权）、吕洞宾、张果老、曹国舅、何仙姑、蓝采和、韩湘子。

“下八洞”神仙是罗祖、张蹇、鲁班、刘伶、杜康、和合（二仙）、刘海。

通常所说，人人皆知的，就是“中八洞”的八位神仙，一提“八仙”，便是他们七男一女。

中洞的八位神仙在元至明初的一段时间，具体名单尚不甚确定。元代马致远杂剧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中写八仙，有徐神翁，无何仙姑。岳百川的杂剧《吕洞宾度铁拐李》，仍无何仙姑，而有张四郎。明代小说《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》中写八仙，有风僧寿、玄虚子，又无张果老、何仙姑。明代的《列仙全传》记八仙，其中有了何仙姑，却又由刘海蟾代替了张果老。这时，虽然人选名单时或有些出入，但“八仙”的总名称却是日渐响亮于民众的耳畔。真正为今日流行的八位中洞神仙登记注册的，是明代的神魔小说《东游记》。

如果顺藤摸瓜，找一找八仙的起源，便不难发现元杂剧与话本小说、民间传说相互影响、推波助澜的种种场面。

在元代，中国传统的歌舞戏，一变而为“有歌唱，有舞蹈，也有脚色”的“代言”体的搬演剧，而且“插入散文或口语的对白”，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元杂剧。这种“由第三身的叙述，变而为第一身的搬演”^[1]，引起了剧作者的兴趣，鼓动了众演员的精神，更轰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。当时演出的具体情景虽不得其详，但从流传至今的剧本的数量与质量并不难想象出创作与演出的狂潮。林林总总的元杂剧剧本，有公案剧、恋爱剧、历史的与传说的故事剧、报复恩怨剧，其中，还有一种“仙佛度世剧”。就在这种“仙佛度世剧”中，屡有

“八仙”中的人物出现。

元代钟嗣成所撰《录鬼簿》，罗列当朝剧作家及其剧作，其中表现八仙人物的有马致远的《岳阳楼》（郭上灶双赴灵虚殿，吕洞宾三醉岳阳楼）、岳伯川的《铁拐李》（韩魏公潜托柄曹司，吕洞宾度铁拐李岳）、李时中的《黄粮梦》（钟离单化吕纯阳，开坛阐教黄粮梦）、纪君祥的《韩退之》（韩湘子三度韩退之）、赵敬夫的《张果老》（西王母归元华阳女，张古老度脱哑观音）、范子英的《竹叶舟》（吕洞宾显化沧浪梦，陈季卿悟道竹叶舟）。明代无名氏的《录鬼簿续编》中列出的此类剧目有，陆进之的《升仙会》（陈半街得悟到蓬莱，韩湘子引渡升仙会）。

在这一系列的剧中，八仙人物一个个登场亮相，又有作者赋予他动人的台词，请听马致远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中的一曲“贺新郎”：

你看那龙争虎斗旧江山，我笑那曹操奸雄，我哭呵，哀哉霸王好汉！为兴亡，笑罢还悲叹，不觉的斜阳又晚。想咱这百年人，则在这捻指中间。空听得楼前茶客闹，争似江上野鸥闲。百年人光景皆虚幻。我觑你一株金线柳，犹兀自闲凭着十二玉阑干。

用如此通俗，如此优美的语言，抒发人人都懂得的因悲观而玩世、而出世的思想，既得到了文人学士的同情与赏识，也将民众唤入了一个宗教的境界。在看戏听曲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间一个仙人的形象便印入了心中。

话本，如选在《醒世恒言》中的《吕洞宾飞剑斩黄龙》，

有说有唱，讲天上人间事，讲道教意旨又带些剑侠的情节，在说书场上应是极受大众欢迎的。



图1 八仙过海（一）

这样在演戏与说唱中终于结成了一个仙的集体，而且“老者张，少则蓝、韩，壮则钟离，书生则吕，贵则曹，病则李，妇女则何”^[2]，各色人物都有，“各据一端，作滑稽观”，随了大众的心，合了大众的意，八仙便渐渐地活在了大众的心

目中。(图1)

在这样的背景下,《东游记》集大成编出完整故事,使“八仙”定型,流传更加广泛。

《东游记》,一名《上洞八仙传》,又名《八仙出处东游记传》,作者自称“兰江吴元泰”,全书二卷五十六回。一至十回,主要叙述铁拐李的身世与事迹,有“铁拐修真求道”、“铁拐独步遵师”、“囍徒守尸误化”、“铁拐托魂饿事”、“仙丹起死回生”、“戏放青年乱宫”、“铁拐屡试长房”等篇目;第十一回至第十七回,主要写钟离权,篇目有“钟离将兵伐寇”、“钟离不辜交兵”、“钟离大破番阵”、“番兵劫败汉军”、“钟离败逃山谷”、“东华传道钟离”、“飞剑山嶠斩虎”等;第十九回“采和持拍踏歌”,第二十回“张果骑驴应召”,第二十一回“果老殿中辨鹿”,第二十二回“仙姑得梦成仙”,接连使蓝采和、张果、何仙姑登场;自第二十三回起,展开了吕洞宾的故事,“洞宾店遇云房”、“云房十试洞宾”,“钟吕鹤岭传道”,“洞宾酒楼画鹤”、“洞宾调戏白牡丹”,“仙侣戏弄洞宾”,“三至岳阳飞度”,曲曲折折,起起伏伏,把个吕洞宾描写得丰满而多光彩;三十、三十一两回插入韩湘子故事:“湘子造酒开花”、“救叔蓝关扫雪”;自第三十二回起,交错写钟离、吕洞宾、铁拐李的矛盾与和好;第四十五回“国舅学道登仙”,使钟离与吕洞宾点化他,将他“引入仙班”。自此,“八仙”齐位,以后推出的皆都是“八仙”的集体活动;第四十六回,“八仙求文老子”,第四十七回,“八仙蟠桃大会”。蟠桃大会后,八位神仙结伴东游,演出了“八仙过海”的脍炙人口的故事,这故事使八仙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。

故事说,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自以一物投水中为渡海之舟,“铁拐即以杖投水中,自立其上,乘风逐浪而渡。钟离

以鼓投水中而渡，果老以纸驴投水中而渡，洞宾以箫管投水中而渡，湘子以花篮投水中而渡，仙姑以竹罩投水中而渡，采和以拍板投水中而渡，国舅以玉版投水而渡。”^[3]不意蓝采和“照耀水晶宫，透明天地”的玉版被东海龙王太子看中，太子囚禁了蓝采和，夺了他的玉版，于是引发了八仙与东海龙王的一场恶战，先是“洞宾二败太子”，“八仙火烧东泽”，八仙攻占了龙宫。接着“龙王投奔南海”，借得南海、北海、西海龙王的兵将，“龙王水灌入仙”，八仙退败，心中不服，“推山筑海”为报复，“龙王表奏天庭”，又引出“八仙天兵大战”，最后是“观音和好朝天”，观音、如来、老君出面调解，“将玉版二片以偿龙王二子之命，复整理山海如故，众皆悦服”，“天下太平”。

一场闹剧，天翻地覆，锣鼓喧天，大打出手，有惊无险，人人爱看，至今经常搬演，一代又一代的人从舞台上熟悉了八仙。八位一体，不可分离。

八仙的排位先后次序各说不一。

《东游记》第一回说：“八仙者，铁拐、钟离、洞宾、果老、蓝采和、何仙姑、韩湘子、曹国舅；而铁拐先生其首也。”^[4]

明朱有燬杂剧《八仙庆寿》中，以张果老为八仙之首。

明人《西洋记》一书记八仙，又以汉钟离为第一。

青海民歌《八仙祝寿》排列的次序是：汉钟离、吕洞宾、铁拐李、张果老、曹国舅、蓝采和、何仙姑、韩湘子。

北京白云观“八仙殿”供奉的八仙塑像，左为钟离权、吕洞宾、张果老、蓝采和，右为曹国舅、李铁拐、韩湘子、何仙姑。

究竟各自有怎样的根据，都不曾说得明白。

注 释:

- [1] 郑振铎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7年
北京第1版，第633页
- [2] 《玉弇州集》《题八仙图后》
- [3] 《四游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1月新1版，第
44页。
- [4] 《四游记》，第1页

第二章

八仙传略

八仙的来历，其中几位，史有其人、书有记载，但其成仙之道，云游之迹，大多靠戏曲与民间传说来描绘，与其说是历史人物，不如说是文学艺术的典型。

八仙的造型，全依赖于舞台的形象，由舞台走向民间以后，再经民间艺人用雕塑、剪纸、刺绣等种种手段加以夸张，遂使得个个性格鲜明，人人印在心中，好象熟人、朋友一般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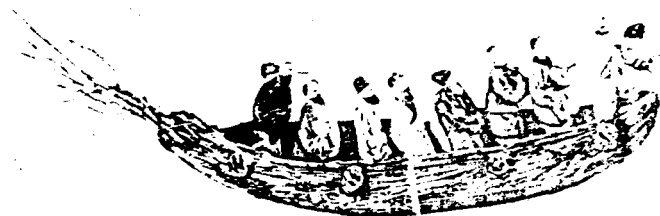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八仙过海（二）

真个是终生难忘。(图2)

我今日为八仙立传，固不免翻阅书册，找些根据，但更多的是听信民间的传闻，因为，毕竟他们是信仰与传说中的神仙，即使当年果有其人，那人也早变成了一个淡淡的影子。

第一节 铁拐李

铁拐李，又称李铁拐，其名甚多，有李凝阳、李洪水、李孔目、李玄、李岳、李元中等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十六篇《明之神魔小说（上）》中介绍《上洞八仙传》时说：“传言铁拐（姓李名玄）得道……”^[1]所取的是“姓李名玄”之说。他出生于何朝何代，也是众说纷纭，一般认为，历史上实无其人，相貌与行迹都自传说中来。《东游记》第一回推出铁拐李时，全不道他何朝何代何州何府人氏，半空落笔，如风起萍水之间：

先生质非凡骨，学有根源。状貌魁梧，挹五行之秀气；心神宣朗，识天地之玄机。年方弱冠，不务家人生理，即慕大道金丹。以为天地皆空，人生皆幻。世情嗜欲，悉伐性文斧斤；富贵功名，皆迷心之鸩毒。纵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亦身外之浮云；且无而嫌有，有而必无，又一定之常理。人生自有乐境，何必缠系俗情，羁延岁月。盖观在乎自尽，何不览察仙境，放浪形骸。于是立志修真。遂别亲友，寻清幽之谷，垒石为门，拔茅为席，澄心净虑，服气炼形，寝食每忘，数载不辍。^[2]

这样，一起始李玄就是一位深得道教哲理的人。这里我提醒读者注意：此时，他在形体上还是“年方弱冠”、“状貌魁梧”，不妨称之为“美男子”。

此后，他在山中忽然想到“自用师心，终非实际；管窥蠡测，终乏大观。”终又记起，道教祖师、人称老君的李耳，与自己同姓同宗，正宜“倾心师事，任性修真”。于是束装登程往华山寻师。一路上披星戴月，宿水餐风，全不觉得辛苦，反倒玩景适情，赋诗歌吟。到得华山，更觉那山果然奇妙，奇峰岩峣，松柏交翠，云烟掠地，霞鹜同飞，至晚又是家炊晚烟，山印新月，把道家的出世心境融在山光林影之中，从而更衬出当时李玄的英俊与潇洒。

及至见到老君及与老君同住华山的宛丘先生，听了老君的宏论“至道之精，杳杳冥冥；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。无道无所，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，必静必清。毋劳尔形，毋播尔精，毋狎尔性，息虑营营，乃可长生。”心花顿开，尘心冰释。接着又听到宛丘的指示：“汝名在仙籍，执此操修，不日可到，何必多求。”复归岩穴深林之后，深会老子之旨，熟思宛丘之语，运道益坚，用力益切。果然不久即能出阴神，四方清逸。虽在深林，并不寂寞，闻名而来的人不绝，求做徒弟的人很多。若将修道比仕途，李玄此时可说是春风得意，或者用时髦的话说，他是一位事业上的成功者。

精神到这一层，李玄不断有新的觉悟，一天，登高山绝顶，见苍鹰盘旋空中，心有所动：“奈何世人营营逐逐，争蜗角虚名，觅蝇头微利，自驱陷井，至死方悔，岂不出此鹰之下乎？吾益有以自傲矣。”即兴口占言志之诗：“知止不求才，金睛半倦开；振衣千仞冈，何必恋尘埃。”只这“何必恋尘埃”，明明是一处伏笔。

就在李玄望鷹吟詩之際，老君與宛丘跨鶴而來，老子當場發了一通議論：“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無為。游心欲淡，浩氣欲養，與物自然無私焉。”之後相約十日後神馳共游西域諸國。

十日之後，李玄囑咐徒弟楊子守住他的魄（尸身），約定七日不返方可焚化尸體。楊子受命之後，加意防護，日夜不敢少休，豈料守到第六日，家中有人跑來告急，說他的母親病危，專待一見。楊子在猶豫中，經不起家人的催促與力勸，終於焚化了李玄的尸身。

李玄神出華山，隨老君西游乾竺諸國，歷蓬萊、方丈，遍游三十六洞天，收益非淺，但挂牽着魄在深山，乃告辭欲歸。此時，老君早已心中有數，笑而不作正面回答，臨行為作一偈，偈曰：辟谷不辟麥，車輕路亦熟；欲得舊形骸，正逢新面目。

李玄按原定的七日之數回到自己修道的山中，到茅齋尋魄，毛髮無存，徒弟楊子也不知去向。游魂到處無依，日夜凭空號叫，正巧遇到一個餓殍之尸倒臥山中，此時李玄猛然記起老君臨別偈語：“欲得舊形骸，正逢新面目”，頓悟“此餓殍之尸，即吾面目也。”於是，不再游蕩，不再號叫，乃附餓殍之尸而起，魁梧英俊少年，一變而為蓬其首，垢其面，袒其腹，跛其足，依紫色拐杖的乞丐模樣。自此這托尸而起的李玄能夠隨意變化，手中的拐杖噴口水便可變成鐵杖，鬧得世人再也不知他的本名，只响亮地呼他為“鐵拐先生”，以後更相知相親，拋却板板的“先生”二字，經直喚做“鐵拐李”。（圖3）

李玄變成鐵拐李後，知道徒弟楊子的母親已死，不免反思自問：“彼守我之尸而不終者，迫于母也。彼之母死而不克